

满医药文化及经典名方发展史

訾慧,郑洪新

(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847)

摘要:目的 研究满医药文化及经典名方的发展历史。方法 从原始满医药与萨满文化,满医药及经典名方的形成,满医药与萨满文化分离,满医药汉化与清代宫廷医学,以及满医药的现代研究几方面,论述满医药文化及经典名方的发展历史,同时整理了满医药重要著作并例举了满医药经典名方精华。结果 满医药文化民族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并具有中医学及中西医结合的特点,具有宝贵的价值和独特的优势,虽然目前研究资料较少,但仍能窥见其精华,亟待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结论 研究满医药文化及经典名方的发展历史,整理和发掘满医药经典名方,将有利于满医药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满族;满医药;宫廷医学;经典名方

中图分类号:R291.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23)02-0137-04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nchu Medicine Culture and Classical Representative Famous Prescriptions

ZI Hui,ZHENG Hongxi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enyang 110847,Liaoning,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nchu medicine culture and classical representative famous prescriptions. *Method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nchu medicine culture and classical famous prescrip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primitive Manchu medicine and Shaman culture,the formation of Manchu medicine and classical prescriptions,separation of Manchu medicine and Shaman culture,sinicization of Manchu medicine and palace medicine of Qing Dynasty,modern research on Manchu medicine.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ortant works of Manchu medicine were sorted out,and the essence of Manchu medicine classics famous prescriptions were given as examples. *Results* Manchu medicine culture has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sufficient cont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and has precious value and unique advantages. Although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data,the essence still can be seen. It is in urgent need of further excavation and arrangement. *Conclusion* It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inheritance,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nchu medicine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CM by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nchu medicine culture and classical prescriptions,sorting out and exploring the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of Manchu medicine.

Keywords:Manchu;Manchu medicine;palace medicine;classical representative famous prescription

满族起源于我国北方,集聚在长白山地区与黑龙江流域。满族的祖先可追溯到3000多年的商周时期称“肃慎”,北魏称“挹娄”“勿吉”,唐末称“靺鞨”,公元十世纪初称“女真人”,公元1635年皇太极定族名为“满洲”,1911年辛亥革命后称“满族”。如《金史》中记载^[1]：“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满族人口总数为1068.23万人，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居第2位，有满族自治县13个、满族乡近400个，其中辽宁有满族自治县6个，满族人口533万。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新宾、宽甸等几个满族自治县均处于长白山山系，满药资源丰富。据《宽甸卫生志》记载，该地区现有药用植物147科859种1666味，动物类90科123种411味，矿物类21种32类^[2]，道地药

材石柱参、北五味子、刺五加、淫羊藿、核桃楸、木鸡等享誉中外，新宾满族自治县有“中国辽细辛、中国辽五味子之乡”之称^[3]。

伴随着满族波澜起伏的历史及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和习俗，满医药经历了早期依赖萨满医疗，到萨满医疗的衰落，满族特色医药的兴起及宫廷医学的辉煌与衰退的漫长又曲折的历史过程。满医药文化特色鲜明，内容丰富，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宝贵的价值和独特的优势。本研究着眼于满医药的发展历史，追溯满医药文化及经典名方的发展史，这将有助于抢救和传承满医药文化遗产。

1 满医药文化及经典名方的形成

1.1 原始满医药的孕育及萌芽

满族先民以渔猎、游牧、农耕方式，生活于北方白山黑水之间。为了适应生活环境气候以及在长期生产生活并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药物知识和疗法。满族先民信奉萨满教，崇尚巫祝。如《满洲民族志》载：常用巫术之前，采用蜜麻黄、杏仁、延胡索、金银花、白苏……人参、白附子等药材，或加工为粉剂或汤剂，由萨满念咒后，给病人服用^[4]。满族先人很早就学会了造酒和利用动植物的药毒。如在“楷矢石弩”上涂植物药毒，射杀野兽等^[5]。满族先民采集和使用的

基金项目: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项目(2020ZY378-130101);辽宁省科学技术计划项目(201602510)

作者简介:訾慧(1973-),女(蒙古族),辽宁朝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方剂配伍规律。

通讯作者:郑洪新(1952-),女,辽宁沈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E-mail:zhenghx2002@126.com。

东北地区常用药物多达300余种。包括植物药材如人参、土三七、血见愁等;动物类药如虎骨、蝎子等;矿物药如朱砂、白龙粉等。其治疗疾病常渗透于日常生活饮食过程中,如慢性气管炎可用北五味子加水煮鸡蛋;腰腿扭伤用土三七煮鸡蛋;失眠可用酸枣树根煎水喝汤^[6]等。这些活动为满医药的兴起孕育了萌芽,并逐渐形成了原始满族医药。这些原始的医疗保健经验、医药知识,由萨满将其编成简单易记的口诀,在祛病消灾的仪式中,通过口传心授,以口碑形式于民间世代传承并加以充实和发展。

早期满族医学缺乏文字记载,多以口碑形式传承于民间且多有失传。至今仍流传在东北民间的《百草歌诀》^[7]概括了100余种药物的治病作用和用药经验,全文128句,经满学专家富育光、苏玉台等专家鉴定,的确是一份具有口头传承特点的宝贵的满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

1.2 满医药及经典名方的形成

1115年,金代女真人建立政权,统治势力由北向南逐渐扩大,女真人与汉族、蒙古族及契丹人等少数民族相互交融,杂居共处,使女真人逐渐汉化^[8]。多民族文化融合使女真人对医学知识和药物的产地、采集、加工及经济价值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金史》记载药物有100多种,如人参、黄柏等。有史书记载,“女真以金、帛、布、蜜蜡和诸药材……易于辽”^[9]。其中“诸药材”包括细辛、白芷、焰硝等。《金史》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女真人的病因、病名诊断和治疗等,如:寒痰、风痰、喉痹、目生翳等,疗法很多,已使用金丹、敷药、艾灸、温泉洗等治疗和预防疾病。

金代女真政权统治者十分重视医学,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宫廷设置太医院。金代宫廷设立御医,建立宫廷医政管理制度,设置“尚药局”“御药院”“惠民局”,开展医学教育,培养医药人员,建立医疗队伍,吸纳汉人担当御医等,宫廷医学逐渐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满族早期完全依赖萨满治病现象,并保留了满族本民族传统的医疗经验,同时吸纳中医药理论和技术,为满族医学逐渐形成并且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金灭亡后,金代宫廷医药未能继续发展,部分宫廷医生流落民间,成为民间医生。

元明时期,中原地区的女真人长期与汉族等多民族杂居融合,逐渐融入汉族中,而集居在北方长白山地区、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仍按照满族先人习俗生存,他们掌握用于防治疾病的动植物药材有300余种^[10],积累了适应当地环境防病治病的医疗技术,如冰雪疗法、洗浴疗法、艾灸法、酒疗法、热熨疗法等。满医药和满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

2 满医药文化及经典名方的发展

2.1 满医药与萨满文化分离

1616年,满族重新建立政权,1644年满族入关定都北京。满族传统医药也随着满族贵族进入宫廷。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帝王的重视,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医药文化与满族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原始的萨满教衰退,萨满医退出清代宫廷回到民间。满医药与萨满文化分离,使得满医药得到快速发展。

2.2 满医药汉化与清代宫廷医学

2.2.1 满医药汉化 满族在金代女真人兴起之前,并无文字,主要使用契丹文字(蒙古语族)^[11],金以后先后创制女真大字、女真小字、“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新满文”,并先后形成大量满文古籍文献和满文国家档案^[12-13],在满汉交融的过程中满族逐渐汉化。辛亥革命以后,绝大多数满族人改用

汉语^[14]。

清代皇帝都非常重视满族医学的发展,重视与中医药文化的融合并有众多举措。清代宫廷开设医学馆,选拔“粗通医书”“通晓京语”满汉人员入学,主要以中医药典籍和临床方药进行考核测试以培养宫廷医学人员。康熙年间,招聘大批的汉族中医药人才进入宫廷太医院,开展医学教育,整理和翻译中医药典籍,如《雷公炮制论》《王叔和脉诀》《药性赋》等,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收录了许多医学古籍,编撰综合性医书《医宗金鉴》《本草纲目拾遗》等,临床上对中医本草学和方剂学的吸收及运用,使满医药在保留本民族鲜明特色的同时也逐渐具备中医学的特色。

2.2.2 清代宫廷医学及经典名方的发展 清代宫廷注重医政药事管理,较金代有了很大的进步,管理制度更加严格和详细,管理部门分工也更加明确,对宫廷御医的考核也更加严格和规范。宫廷太医院先后三次修订将宫廷医学进行分科管理,分大方脉、小方脉、伤寒、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正骨等九科。重视医学教育和考核,要求医术精通,医法亦严,同时广招社会医药人才,涌现了大批宫廷医学名医,如吴谦、陈止敬、刘裕铎、徐大椿等。养生保健在清代宫廷中最为兴盛,如服用药酒、坐汤洗浴、运动锻炼等,同时清代宫廷十分重视饮食疗法,将传统饮食与治疗疾病相结合调整机体强身祛病,如山杏、秋梨润肺止咳,金灯(红姑娘)治疗咽喉痛,松子仁用于阴虚便秘,海粉粥治疗瘰癧,八珍糕健脾益气养胃和中等内容十分丰富,历代宫廷都无法与之相比。

清代宫廷太医院精英荟萃,其完整的诊疗医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宫廷医学遗产。温病学说臻于完善,而清宫医案正是这一高峰水平的标志。清宫医案中除了运用明清温病学家的代表方剂,继承他们的学术经验和成就外,还大量创制新方,不少温病时方即先用于宫中,后始流入民间。如藿香正气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用治外感风寒、内伤湿滞等症,吴鞠通扩充其用法,而有五个加减正气散之设,成为著名时方。然而在清代宫廷中使用本方,早已冲破《局方》格局,可解表,可利湿,可清里热,可治“湿郁三焦”“秽湿着里”,以及多种胃肠性疾病,凡属暑湿感冒,停饮受凉,或挟湿,或郁热,以及胃脘不适等症,概以本方变化治之,而有和胃正气汤、正气保元汤、疏解正气汤、正气化饮汤等各种正气汤之设,其变化更为丰富和精妙。

清宫医案中有关满族药材的炮制方法,遵循明代缪希雍在《炮制大法》中归纳的十七法,即“炮、炙、煨、炒、煅、炼、制、度、飞、伏、镑、撮、晒、曝、露”^[15]。

清代帝王在应用满族传统医药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和接受先进事物,西药已被接纳并在临床应用,早在顺治朝时,清宫医案中就记载了有关奎宁在清宫廷使用的内容。苏玛拉奶奶腹内绞痛、便血,不思饮食,顺治帝朱批,建议并咨询大夫是否可服用“西白葛瓜那”(满语:奎宁)^[16]。康熙朝时,清宫医案中记载了康熙帝曾患有疟疾服用“金鸡纳霜(奎宁)”治愈的内容^[16]。随着西药的融入,传统满族医药又具有了中西医结合的特点。

3 满医药主要著作及经典名方精华

3.1 满医药主要著作

3.1.1 《急救广生集》 清代程鹏程所著《急救广生集》(又名《得生堂外治秘方》)成书于嘉庆癸亥(1803年)三月,是我国清代著名而又难能可见的外治法专著。其收载外治方一千五百余首并进行分门别类,汇纂成编,引录书目近400种,汇总了

此前千余年的外治经验和方法,是一本极为丰富的外治法专著。

3.1.2 《厚德堂集验方萃编》 奇克唐阿著有《厚德堂集验方萃编》四卷,刊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本书为验方集录书,再经著者本人“屡试而屡验”之方分类汇编而成。按部位分类包括头面、口齿、咽喉、脾胃、腰腿等;按疾病分类包括补益、痰嗽、风证、血证等;另有妇科、外科、儿科等证治。本书特点为选方精,收方广,用药简便廉验。

3.1.3 《医学摘粹》 满族早期民间医学家庆恕著有《医学摘粹》(1896年),此书线装铅印四册,共七部分。其中囊括伤寒、杂证、辨证、诊法、本草、歌括等诸多内容。包括《伤寒十六证类方》一卷,《伤寒证辨》一卷,《四诊要诀》一卷,《杂证要法》三卷,《本草类要》一卷,《伤寒证方歌括》一卷,《杂病证方歌括》三卷。庆氏论医释药,重视提纲挈领,又不失简易,每有创新,在晚清影响较大。

3.1.4 《铁如意轩医书四种》 晚清辽宁锦县徐延祚所著《铁如意轩医书四种》(成书于1897年),包括《医粹精言》四卷、《医意》二卷、《医意脏腑图说》二卷、《医医琐言》二卷。全书立论379条,涉及医学伦理,各家学说,名医论述,养生调息,名方验方,临证经验,医案医话等,是一部简明中医百科全书。

3.1.5 《医学从正论》 为晚清奉天府人景仰山所著,是景氏对医学研究的心得总结,涉及医理辨证、中医整体观、阴阳五行、治则方药诸方法。其中《医学入门》是四言歌诀形式的中医启蒙读物,词简意赅,言近旨远,堪与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相媲美。《医学从正论》是一部医话式文集,收录89篇文章。内容广泛,文字精练,颇多观点独特之论,其风格之鲜明与清初医家徐灵胎的著名医论集《医学源流论》十分相近,堪为近代医话中的精品。《景氏医案》是他晚年行医临证的墨迹,选案精粹共辑150余则,“皆系百药罔效,群医束手之病”,经景氏接治而妙手回春。涉及病种广泛,既富于诊治特色,又时有创见,是为近代医案中的佳作。

3.1.6 《气化探源会》《边氏验方》 清代满族医家边成章及其诸子、其孙增智所著《气化探源会》《边氏验方》,边氏医病救人无数,所治疑难病症不胜枚举,且尤擅长疡科。

3.1.7 《年希尧集验良方》 成书于清初康熙、雍正年间为年希尧和梁文科所编辑,首刊于雍正二年(1724),全书六卷,总计汇方1222首。内容涉及养生、伤寒、温疫瘴气、脾胃、暑症、痢疾等,治疗病种多达百余种,是一部内容详实、立论中肯、方药平易而效著,诸科皆用,具有临床实用价值的综合性医方书。

3.1.8 《清宫医案》系列丛书 陈可冀院士团队历时30余年,对我国现存之唯一宫廷医学载体——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上自顺、康,下迄光、宣,作出了全面系统研究,出版著作包括《清宫医案研究》《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清代宫廷医话》《清宫药引精华》《清宫代茶饮精华》以及《清宫外治医方精华》等。使清宫医药重辉异彩,禁苑秘方再寿黎元,为现代社会服务。

3.1.9 其他 近年来,国家对发展民族医药十分重视,积极组织挖掘、整理濒临失传的民族医药,充分发挥民族医药对人类健康保健事业的作用。满医药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崔勿骄所著《满族医药文化概述》,刘淑云等所著《中国满族医药》,张凌巍等所著《满族传统医药新编》,薛达元所著《民族地区医药传统知识传承与惠益分享》,张莉所著《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养生妙法》,冯骥才所著《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手册》。此外有《吉林省志·卫生志》《宽甸·卫生志》《本溪·卫生志》《新

宾·卫生志》等。

3.2 经典名方精华列举

满医药传承途径主要有三种:萨满传承、满族聚居地民间传承及宫廷传承^[18]。虽然有文字记载的满医学专著较少,但从现存的古籍文献中仍能窥见其精华。现将满医药经典名方精华按所治病证列举如下。

3.2.1 外感表证 清宫医药档案中关于外感表证具有完整的病证-症-法-方(药)的医案近200份,这些医案中大多是在内有停饮、湿滞的情况下外感风凉或风寒的,且大多兼有里热,多缘于清宫内廷之人平素易犯肝胃不和,内生饮滞,日久郁而化热又感外邪遂发。

如“疏解正气汤”^[18],用于治疗饮热气滞,外受风凉,症见身软恶宣,左胁满痛,脉息弦数。药物组成为藿香一钱五分 苏梗一钱五分 厚朴(炒)一钱五分 陈皮一钱五分 青皮一钱五分 枳壳(炒)一钱五分 黄连一钱 木香(研)八分 大腹皮一钱五分 生甘草八分。药引生姜三片,红枣三个。患者乾隆朝禄贵人,医家张肇基、姜晟。”

3.2.2 咳嗽 清宫医案中具有完整病证-症-法-方(药)的咳嗽医案近100例等。如“补真膏”^[19],专治咳嗽痰,肺胃损伤,药物组成为:人参 山药一钱,蒸熟 芡实米一钱,蒸熟 红枣肉一钱,蒸熟 莲肉一钱去心 杏仁一钱 核桃肉一钱 真沉香三钱,另研。共捣烂加炼蜜三斤,酥油一斤,合如膏,忌铁器。”又如调补脾胃的“调胃膏”,药物组成为雪梨半斤 细生地二两 杏脯四两 生姜二钱 苏子二钱 共捣取汁,熬浓煎熟,加白蜜四两再熬成膏。每次用二三钱,每早另服燕窝三钱咸食。”又如“宫中秘方平安丸”^[18],组成药物:檀香 落水沉 木香 丁香 白蔻仁 肉蔻仁 红蔻仁 草蔻 陈皮 厚朴(炙) 苍术(土炒) 甘草 神曲(炒) 麦芽(炒) 山楂(炒焦)各二两。共研极细末,蜜丸,重二钱”,用途甚广,乾隆时经常作为恩典,赏赐大臣。

《厚德堂集验方萃编》记载:“五虎二陈汤”^[20],组成药物:半夏一钱 茯苓一钱 陈皮一钱 杏仁一钱 麻黄一钱 石膏一钱 人参一钱 细茶一撮 沉香一钱 木香一钱,治哮喘,喘息,痰盛等症。”

3.2.3 卒中后遗症 《清宫医案集成》记载康熙年间,用“祛风化痰汤”^[19]治疗中风后遗症,其组成为橘红一钱 半夏一钱(制) 茯苓一钱 南星一钱(制) 僵蚕一钱 石菖蒲一钱 天麻一钱 防风一钱 当归一钱 生甘草一钱。

3.2.4 脾胃证 清太医院配本治疗气滞方:“郁金丸”^[19],方一主治男女胃痛,九种气痛,十膈五噎,五积六聚……,药物组成为:郁金、香附、苍术、川芎、半夏、海粉、防风、连翘、南星、乌药、砂仁、槟榔、陈皮、赤芍、赤芍、甘草、各二两 梔子三钱。方二主治一切心腹疼痛,药物组成为:郁金七两 白矾三钱 薄荷二钱 水法为小丸。

治食积痞痛方^[20]:“白术 茯苓 制半夏 萝卜子 山楂肉 一两五钱 陈皮 五钱 共研末,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空心米汤送下。

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卷一治疗脾胃方:“五食丸”^[19],药物组成为:狗宝三钱 母丁香二钱,重一钱六分 硼砂一钱 乌梅肉六钱 黑茶豆九十八粒,水浸一宿,去皮。将豆捣如泥,加炼蜜为丸,如弹子大,用朱砂为衣,分作八丸。此药专治七情六欲,气恼烦劳,酒气过伤,忧思愤怒,胃气伤损,胃液干,致成噎膈反胃,积食呕逆,胸膈痞闷,胃脘作痛,口吐痰沫,大便形如羊粪。每服一丸,陈仓米汤化服”。

如清太医院秘录医方配本补益虚损门治脾胃方:“加减思食丸”^[19],神曲四钱,炒黄 麦芽四钱炒黄 佛手二钱 乌梅六钱 宣木瓜三钱 云苓三钱 炙甘草二钱,共研极细末,炼白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或七丸,口干时嚼化二三丸,便收纳肝胃之气。”治病方“立效散”^[19],药物组成为:净黄连一钱 吴茱萸一钱 炒枳壳二钱 共

为细末。主治赤白痢疾,脓血相兼,里急后重,腰腿疼痛。每服三钱,米汤下。噤口毒痢、陈仓米汤下”。

3.2.5 痹证 《急救广生集》记载治疗风湿痹痛一方^[21]:“秦艽_{一钱} 防风_{归全} 木瓜_{各二钱} 豨莶草_{各三钱} 海风藤_{各三钱} 白茄根_{各三钱} 麻黄_{五钱} 酒_{二斤} 沙罐内煎四五滚,在臂上熏洗,每日两次,不可怠略。钱青抡云:家慈尝患此病,亲试立效,后治他人,无不响应。”

3.2.6 郁热证 《景仰山医学三书》记载治郁热方^[22]:“来胜堡武殿启,言其村内李某,去冬往东山,夜间度高山,失迷路径,慌恐着急,爬山越岭,气喘汗出,渴而食雪。归家患身懒气弱,口渴身热,医治无效,势甚危急,后事已备。问余有治否,余曰:此郁热证,极易治,若误认为虚证则殆矣。……生石膏_{四两} 知母_{五钱} 黄连_{二钱} 生山栀_{三钱} 石菖蒲_{五钱} 芦根_{一两} 茅根_{五钱},初服强灌而入,二服即能自饮,五日痊愈”。

3.2.7 黄疸 《年希尧集验良方》收载:“黄病神丹^[23]:皂矾_{八两} 面_{和作饼入火内煨焦为度} 苍术_{米泔浸炒} 厚朴_{去皮姜汁炒} 陈皮_{各六两} 甘草_{各六两} 川椒_{去闭口者并椒目} 共为末,好枣肉三斤,煮熟去皮,核桃三斤去皮,同捣成膏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九酒服,初服觉香,病愈则闻臭矣”。

4 满医药经典名方的现代研究

近年来已有学者进行满医药的现代研究,关于满族民间验方“木鸡汤”的研究较多。木鸡汤由云芝(木鸡)、核桃楸皮、山豆根及菟丝子4味药组成。其中核桃楸皮为首次入药的满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辽宁丹东药业公司生产的复方木鸡颗粒,临床上用于治疗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慢性肝内胆汁郁积,肝癌等,预防和治疗肝癌的效果显著。钟美玲等^[24]研究发现木鸡汤中核桃楸皮-云芝药对的合煎提取会降低核桃楸皮功能组分的浸出,分煎提取后将活性组分合并使用可提高核桃楸皮功能组分的使用效率;段军等^[25]研究发现复方木鸡颗粒对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有改善肝脏纤维化及肝硬化的作用,对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的治疗具有促进肝功能恢复、降低甲胎蛋白等优点,且无明显不良反应,耐受性较好;郑阳阳等^[26]发现复方木鸡颗粒对4种慢性肝损伤有不同程度的防治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清除自由基等有关;孟宪生等^[27]研究结果表明:木鸡颗粒中核桃楸皮总黄酮对人肝癌细胞SMMC-7721有一定的促凋亡作用,抗肿瘤活性较强,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加肿瘤细胞S期细胞数目和抑制肿瘤细胞VEGF的表达有关。

5 结语

2018年8月2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3个部委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少数民族医药工作的若干意见》,给少数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该《意见》指出:“提升少数民族医药产业水平。以少数民族医药经典名方、医疗机构制剂为重点,开展新药研发,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有效、临床价值高的创新少数民族药品”。

近年来辽宁满族医药产业也逐步发展。我国首个“满族医药生产基地”辽宁丹东药业公司收集和发掘了宽甸满族自治县民间流传的木鸡汤、辽五味子等民间秘方,应用现代技术和工艺,并经过多次临床试验,形成了包括复方木鸡颗粒、五味子颗粒等近10个品种的满药系列产品,开创了满药产业化生产先河。

此外,2016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满族医药专业委员会在辽宁省丹东市成立。同时,由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等单位发起,辽宁中医药大学、沈阳药科大学、大连民族大学、辽东学院

等相关单位组成的中国满族医药及健康产业联盟也正式成立。

满医药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不断积累、创造并传承着灿烂的民族医药文化,满医药有着多样化的民间疗法和宝贵的药物资源,但是满医药专著记载较少,其内容大多散落在不同的古籍文献以及在民间流传。本研究通过梳理满医药文化及经典名方发展史,希望未来在前人工作基础上,通过文献整理和发掘,寻找满医药经典名方,这将有利于满医药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也必然会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李程,尹海岩.辽宁省满族医药现状调查[J].满族研究,2016,125(4):106-108.
- [3] 王树成.新宾满族自治县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84.
- [4] 秋叶隆.满洲民族志[M].沈阳:东光书苑,1938.
- [5] 刘淑云.满族医药历史沿革[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1,17(1):4-7.
- [6] 梁廷信.满族常用药简介[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0,6(1):27-28.
- [7] 崔勿娇,刘彦臣.满族医药文化概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43-72.
- [8] 孙静.满族共同体形成历程[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 [9] 马万学,刘玉忠.满族传统医药的传承与应用[J].满族研究,2009(2):115-117.
- [10] 刘淑云.中国满族医药[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35.
- [11] 张庆威,张文馨.金代女真语文与现代满语文的比较[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37(1):19-25.
- [12] 卢秀丽.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书说[J].满族研究,2001(2):21,63-65.
- [13] 阎立新.大连图书馆馆藏满文文献概述[J].满语研究,2004,(1):86-91.
- [14] 曹萌,张剑钊.当代满语文濒危与保护抢救情况[J].满族研究,2017(2):6-9.
- [15] 缪希雍.炮制大法[M].胡晓峰,校注.北京:中国书店,1992.
- [16] 陈可冀.清宫医案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2,5.
- [17] 刘淑云.概述满族医药传承发展的主要途径[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8,24(5):4-6.
- [18] 陈可冀,张京春.清宫医案精选[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3,343.
- [19] 陈可冀.清宫配方集成[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3:23,43,143,153,190.
- [20] 奇克唐阿.厚德堂集验方萃编[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112,145.
- [21] 程鹏程.急救广生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68.
- [22] 景仰山原著.景仰山医学三书[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09.
- [23] 年希尧,原著.年希尧集验良方[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18.
- [24] 钟美玲,刘宝全,鲁晓莉,等.煎煮方式对满药木鸡汤药对溶出组分的影响[J].时珍国医国药,2017,28(10):2396-2400.
- [25] 段军,蒋晖,丁正刚,等.复方木鸡颗粒治疗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的临床观察[J].中国医学工程,2017,25(12):4-8.
- [26] 郑阳阳,王帅,孟宪生,等.复方木鸡颗粒对小鼠慢性肝损伤的影响[J].亚太传统医药,2016,12(5):13-16.
- [27] 索铁平,李天娇,孟宪生,等.木鸡颗粒中核桃楸皮总黄酮诱导肝癌细胞SMMC-7721细胞凋亡及其初步作用机制研究[J].中药材,2016,39(10):2355-2358.